



河北省迁西县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

引滦入津工程通水40周年

1983 — 2023

引滦入津工程累计向我市安全供水

332.8亿立方米



- 1. 引滦入津明渠开挖工程大张庄北市区工地上,参加义务劳动的干部和职工在努力奋斗。
- 2. 引滦隧道贯通。
- 3. 引滦全线试通水,铁道兵某部指战员激动地抛起火花。
- 4. 喝一口滦河水,天津居民院里欢声笑语。
- 5.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原总工程师陆宗磐手绘的潘家口水库地图。(受访者提供)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资料照片

一代人的热血

“引滦工程有我们的贡献”

“急引滦所急,保引滦所需”,是当年建设引滦入津工程时,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和全市人民的共识。为实现引滦入津工程早日通水,天津市全民动员,全力以赴,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引滦工程建设。工农学兵各条战线组成了10万义务劳动大军,完成64公里明渠开挖任务。

那占岑就是这十万分之一。1982年,大港电厂子弟学校高二学生那占岑和同学李,参加了引滦工程义务劳动。“天早上集合时间比上学还早,晚上到家得六点多了。”他记得每天车程就要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到工地,“工地上人山人海,我们的工作就是挖土运土,参加义务劳动的同学们男生女生都有,一共10天左右。”

尽管这10天天都是重体力劳动,但当初少年时不觉得累,睡一觉转天早晨又充满活力投身引滦工程建设中,如今过半百,想起来依然“有意思”,而且能骄傲地说“引滦工程有我们的贡献”。

大多数同学对于引滦工程的贡献浓缩在高中二年级的那10天,于那占岑却是近半个世纪的付出。

参加修明渠义务劳动时,他可能想不到这是自己的人生与引滦工程紧紧绑定的开始。

1983年,通过招考,那占岑进入引滦隧洞管理处工作。“当时我去的隧洞被称为‘引滦第一站’。”忆往昔,他的声音里满是自豪。这个让他自豪的工作岗位,位于河北省迁西县,当时周围很荒凉,住的木板房,吃水要自己打井。他的工作是水文管理工作,监测流量水位。

此后40年,尽管工作岗位不断变化,但他基本没离开引滦工程,现在是引滦潮白河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他深知水务工作有多奇妙——父亲说是在水库工作的水务工作者。如果说当初的选择是年轻的热血,现在的坚持就是深沉的爱。

引滦入津工程是一项为民造福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结束了天津人民长期饮用苦、咸水的历史,解决了因供水不足、水质不好对天津工业生产的威胁,改善了田园种植和城市绿化的浇灌条件,恢复了海河干流的通航功能,有效控制了地面沉降的趋势,滋润了干涸的津沽大地,为天津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天津的经济发展有默默付出的引滦人的贡献。”那占岑为自己的40余年的努力骄傲。

“天津市区、滨海新区、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还有些大型企业的饮用水都是尔王庄水库的水。”引滦尔王庄公司高级工程师孙少江骄傲地说。

他骄傲,因为尔王庄水库从当年为引滦入津工程而建的“小字辈”水库,到今天成为滋养天津人民的引滦引江并流之地,40年来筚路蓝缕的发展史刻在他心中。

1983年引滦入津工程通水,老家在尔王庄村的尔王庄高中毕业后通过招考进入尔王庄水库工作。

“和现在比,那时的尔王庄水库周围可以说是荒凉。现在我们的绿化覆盖率是百分之百。这些树木植被既涵养水源,又防止水土流失,起到固堤作用。”孙少江说,从工作那一年开始,就和同事们开始了对水库区内的绿化工程,记不清亲手种下了多少棵树。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天津水务系统及引滦沿线地区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坚持截污治污、生态修复、管理创新多措并举,以引滦水源保护带动沿线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积极打造生态引滦一条线。尔王庄水库还通过放养鲢鱼苗下水当“清道夫”的生物方法,绿色低碳安全地清洁水体。

2017年天津全面推行河湖长制以来,引滦入津工程体系中于桥水库、尔王庄水库、引滦明渠以及果

一种精神的传承

“现在我们的绿化覆盖率是百分之百”

一段情的铭记

“我们要加油干啊!”

1982年5月11日,引滦入津工程全面开工。

作为当时新中国最大、最完善的城市给水工程,它连通了滦河和海河两大水系,总长234公里,全线隧洞、泵站、桥梁等工程项目215个。

向引滦工程进军的号角,首先在横跨河北省迁西、遵化两县交界一条10余公里长的狭长地带吹响。最艰巨的任务由原66年198师以及铁道兵8师承担,他们要在我国地质年龄最古老的燕山山脉中段,在迁西县,穿越景忠山,突破险要的“卡脖子”地段,在200多条断层中打出一条9.7公里长的引水隧洞,把滦河水引入海河水系。

王善银今年65岁,中铁十八局五公司退休职工,作为公司2000余名参加引水隧洞开挖的勇士之一,40年前他是铁道兵8师“掘进班”班长。

“我们到达燕山脚下,来不及休整,放下行李,一部分人开始搭建营地帐篷,一部分确定进洞,准备开挖。当时正值冬天,天寒地冻,冻土一尺多厚,风钻都打不透!”隧道工程,堪称水利工程建设的世界级难题,王善银说,当年没有先进的机械设备,只有镐、锤、人力小斗车,怎么办?就是一镐一锤也要刨出来。

但是当时,摆在人们面前更大的难题是:如果按正常速度挖掘,以景忠山隧洞这样的石质,每天最多掘进一米,整个隧洞需要挖30年,即便两头同时开挖也要15年。“天津人民等不了!”王善银是湖北人,从小喝长江水长大。有一次出差在天津火车站转车,在候车室喝过一杯水,那苦若苦咸的味道卡在嗓子眼里,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我时常给战友们讲起那杯水的味道,当我们在施工遇到困难,想想700万天津人民期待的心情,他们还喝着苦咸水,我们要加油干啊!”

王善银所在的团是40团,之前没有承担过打洞任务,刚开始作业,采用阶梯式爆破,进展缓慢,但是40团是出了名的作战凶猛,善作善成,被大家称为“老虎团”,没有什么事能难倒“老虎团”。他们发扬“二不怕苦、二不怕死”敢打敢拼的精神,采用光面爆破的方法,使每日掘进速度一下子达到了6米。

“引水隧洞可以说是整个引滦工程的咽喉,难度大、风险高。”王善银带领战友们三班倒,歇人不歇工,他们每次上工,都要戴好安全帽,穿好水衣水裤,沿着斜井下200多级台阶到达正洞,风钻声震耳欲聋,洞顶渗水哗哗作响,脚下的积水漫了脚面,一声声爆破,尘土砂石飞扬。王善银常说,这是一场地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斗,

为了加速施工进度,天津市先后组织18个设计单位承担设计任务,设计人员顶烈日,战酷暑,爬高山,涉深水,披荆斩棘,穿草垛,连续奋战。

陈湧城所在的单位承担了引滦入津工程下段从于桥水库到新开河水库的总设计,在这段输水管线上有分水枢纽、有泵站,有倒虹,设计量巨大。“上千张设计图,以最快的速度绘制,把关、审批,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建设部门手里。”1982年6月13日,引青入潮倒虹成为引滦全线第一个竣工的项目,大大提振了参战者的信心。

“引滦输水线路的设计,体现了集体智慧。”陈湧城铺开地图,“滦河水进入尔王庄泵站之后,分别走了明渠和暗渠两条线,这样的设计既确保了收水效率,又提高了输水的安全性。明暗两条线,这是双保险!引滦入津工程荣获了国家质量金奖、国家优秀设计金奖、原建设部优秀设计一等奖。”



王善银(左二)和战友今年8月再回引水隧洞。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一条“河”的诞生

“整个城市在等着喝水”

节水约用水量行动,同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

为了预防最严重的水源枯竭情况,市委已经制定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工业分批停产和疏散城市人口的应急预案。

天津,在干旱中挣扎。

1981年5月15日,国务院召开城市用水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从河南、山东引黄济津以解燃眉之急,同时从长计议,加快引滦入津工程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用水。

引滦入津工程是我国最长的跨水域城市引水工程,项目多,战线长,工作量大。“光是线路选择,此前就已考察论证了很多年。”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原顾问总工程师陈湧城参与了引滦工程设计的全过程,“经过大量的勘察对比,决定走北线,也就是现在的路线,北线具有来水快、收水多、水质好,可以分期实施,便于安排投资的优点。”陈湧城说,当时数百名工程勘测设计人员不舍昼夜,最终完成了从北线引滦入津的选线勘测。

引滦入津的龙头是潘家口水库,其建设早于引滦全线开工7年。

“当时得知要参与潘家口水库设计,我兴奋得一宿没睡,能投入到一项伟大工程的建设中,是何等荣幸。”陆宗磐,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原总工程师,如今已年近八旬,虽主持过40多项国家及地方重大水利项目,但当他说起在潘家口水库的13年岁月,仍然感慨万千。“1973年底,我和我爱人朱从娟从水电五局调入水利部天津勘测设计院,行李还没来得及打开,就直奔潘家口。一路火车、汽车、马车加步行,终于到达设计队所在地——走马疃村。”

这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一下子聚集了来自天津、河北、北京等多家单位的近百名设计人员。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大家在山谷里进行坝址和坝型的比选。那千山万水没有路,大家只好一路走一路爬,手脚并用。在上海苏里里长大的朱从娟,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条件很艰苦,但是大家设一个人叫苦,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水喝设计好!”

为了加速施工进度,天津市先后组织18个设计单位承担设计任务,设计人员顶烈日,战酷暑,爬高山,涉深水,披荆斩棘,穿草垛,连续奋战。

陈湧城所在的单位承担了引滦入津工程下段从于桥水库到新开河水库的总设计,在这段输水管线上有分水枢纽、有泵站,有倒虹,设计量巨大。“上千张设计图,以最快的速度绘制,把关、审批,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建设部门手里。”1982年6月13日,引青入潮倒虹成为引滦全线第一个竣工的项目,大大提振了参战者的信心。

“引滦输水线路的设计,体现了集体智慧。”陈湧城铺开地图,“滦河水进入尔王庄泵站之后,分别走了明渠和暗渠两条线,这样的设计既确保了收水效率,又提高了输水的安全性。明暗两条线,这是双保险!引滦入津工程荣获了国家质量金奖、国家优秀设计金奖、原建设部优秀设计一等奖。”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初,京津两地用水形势持续恶化,天津号召全市人民开



陈湧城和青年们分享参加引滦入津工程的故事。本报记者 刘欣 摄



陆宗磐和妻子回忆当时勘察设计潘家口水库时的情景。本报记者 刘欣 摄

陆宗磐仍然珍藏着49年前他亲手绘制的潘家口水库大坝鸟瞰图,“这是当时国内在建项目中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国内首座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坝型是低宽缝混凝土重力坝,按千年一遇洪水设计。”陆宗磐说。在所有设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仅仅半年,潘家口水库就完成了初设,1975年正式开工。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初,京津两地用水形势持续恶化,天津号召全市人民开

一泓甜水润津城

纪念引滦入津工程通水40周年特别报道

引滦,水是咸的、苦的,多浓的茶叶都遮不住苦涩的味道;每周都有固定停水的日子。今天天津的年轻人很难想象,这就是父辈们在40多年前的生活日常。那时的天津人喝一口滋滋冒味的白开水都是奢望。

1983年9月11日,天津家家户户户初龙开茶、赏中秋月。李瑞环同志代表700万天津人庄严宣告:“天津人民喝咸水、苦水的历史从此结束。”天津城市饮用水水质达到国家二级标准,成为全国饮用水质量最好的城市之一。

这一切源于一项伟大的创举——引滦入津工程。

这是当时国内第一项跨省市、跨流域,具备引水、输水、蓄水、净水、配水完整系统的综合性大型城市供水工程。在整个工程建设过程中,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参建人员创造了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凝聚出伟大的引滦精神。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指导与帮助下,依靠全市人民的力量,依靠英雄的天津子弟兵,依靠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是河北省,更直接的唐山地区的迁西、遵化等地的团结协作,克服了重重困难,在短短的1年零4个月内,就把中央尽快通水的要求变成了现实。从此,天津有了一个可靠的供水水源。

四十年来弹指一挥间,引滦工程滋养了津沽大地,润泽了沿线生命,引滦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奋斗者。



天津三岔河口诗境风光。



潘家口水库鸟瞰图(合成图)。

照片由水务局提供